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七十一回 玉麒麟夢魂驚草莽 智多星妙證穩英雄

話說盧俊義夢中看見自己一百零七個兄弟，一齊就忠義堂下草地裡處斬，刀鋒過處，煞地一陣清涼。（【眉】《水滸》第七十回蕭讓將一百零八人姓名寫出，此處盧俊義夢見一百零七人處斬，天然湊合於此，可悟文章著眼之方法。）忽然間身子直跳起來，定一定神，原來完完全全睡在牀上。聽那譙樓上已轉五更，心裡兀自跳個不住，一身大汗，還不曾收。次日早晨起來，左思右想，悶悶不樂。看看忠義堂上比肩的兄弟，漸漸覺得神情與前不同。退到自己房內，自己將心問心：「山寨裡果真好結果嗎？打家劫舍，殺人放火，叫做替天行道，這便是替天行道嗎？我盧俊義堂堂七尺之軀，枉然學得一身文才武藝，卻死在強盜窠裡，披千古臭名，真不值得。」一連幾日，放心不下，漸漸的病魔纏將上來。心中輾轉，病如其更加重些，就此死去，倒比較乾淨，便索性不去支撐，倒將下來。（【夾】可見病不沉重。）一連三日，忠義堂上首領，除卻宋江、吳用，最關心的便是燕青。除卻二字雙關燕青見盧員外連日不出，宋江吳用事忙，料理不到，便獨自一個人來看員外。（【夾】燕青眼裡是員外，不是副頭領。）只見員外挺在牀上歎氣，燕青走近前，叫聲「員外」。員外只不答應，一連兩三聲。

盧俊義霍地坐起，睜著眼喝道：「你左一聲員外，右一聲員外，怎地？你須知道我現在做強盜了，叫我盧強盜好了，叫什麼員外？」（【眉】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，古今大盜多矣。）盧俊義認為盜，的是可人燕青一時低頭，回答不出，彼此默默地呆了半天。（【夾】不是不能回答，是怕更引出禍端來。）只見盧俊義眼中淚珠卻滾滾下來，拍著牀道：「盧俊義！盧俊義！你怎麼今日到這個地步？」燕青瞧著情形，一看，四邊別無他人，不覺也歎一口氣道：「員外低聲！如今忠義堂上宋公明哥哥大事處分快完，好待要來這裡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他來怎地？」燕青道：「員外！你於今是明白了。小乙有一肚子的話，幾回要說，不好說，於今得空索性同員外說罷。只是員外你來此已久，怎麼今日卻發起感慨來？」盧俊義便把夢中的事，細細地告訴燕青一遍。燕青也就把吳用的妙計，盧俊義頭一次上梁山泊，他如何教導李固，如何溝通賈氏，擺好羅網。等得回來下獄，卻又遣兵調將，救上梁山。（【眉】只此數語，把吳用智賺玉麒麟、張順夜闖金沙渡、放冷箭燕青救主等事，包羅殆盡。）只說得一大半，盧俊義牙齒已咬得格格響。燕青便道：「員外曉得，小乙不須再說，添得氣苦，只是今日夢中的事，他們如其要來問病，員外可說出不說出呢？」盧俊義道：「那廝（【夾】不叫公明哥哥了。）猜疑極重，我如說出，他必定說我平地造謠，搖惑人心。我看自從天書石碣以來，那廝神情更壞。其實他做的好事，誰人不知！」燕青道：「小乙看來，近日公明哥哥待兄弟們確是兩樣，但他另有著眼。（【夾】伏筆。）小乙是知道的，無關員外的事情。可是員外一連幾日垂頭喪氣的樣子，接上又是害病，他們怎能不有幾分估量？倘不說出，他們的悶葫蘆打不破，也不甚好。據小乙看來，告訴大家，固然不得；就是公明哥哥，也防他突然變臉，不好收拾。只吳加亮那廝，不必瞞他。（【眉】自來做領袖者多善猜疑，其立於運籌帷幄之地位者見事較明，此吳用略可推心置腹，而宋江不足與謀也。但一「做」字也，有分寸。）等一會，小乙去特將他約來，員外只要做推心置腹的樣子，將夢裡所見，揀可說的說明，他必然有話寬解。員外，你便現出大澈大悟的情形，敷衍他過去，不但無事，日後還有指望呢！」盧俊義道：「什麼指望？」燕青道：「事未可知。員外你難道忘記了頭一次上梁山泊的時候，旗子上寫的字麼？不要輕易灰心，只要員外保重身體便是！」燕青說一句，盧俊義點一下頭。燕青出去，盧俊義又軟軟地睡下。

不多一會，吳軍師便同安道全來問病。盧俊義稱謝了。安道全請盧俊義伸出手來，診了脈，開了些順氣宣鬱的藥，勸盧俊義道：「此病因憂鬱而起，於今不可再悶；只要能得開懷，照服兩劑便愈。」說著，起身告辭道：「前日柴頭領的病，也和頭領相似，現在也不曾全好，還要去看看。」盧俊義道謝了，就牀上拱手送安道全出去，卻望了吳用一眼。吳用會意，由安道全自去，轉過身來，傍盧俊義牀邊坐下。盧俊義歎口氣道：「安先生真是天醫星，恁地知道人心事。」

吳用道：「小可和公明哥哥，原先不知道員外抱恙，只奇怪因何幾天不到忠義堂，恰恰這幾日有些公事，沒有空來相看。直到今日下午，聽燕青頭領說，方才得知。請問員外心中因何事憂鬱？小可想員外豪傑心胸，浮雲富貴，決不會思前慮後，捨不得當日家私的道理？員外！你有什麼心腸？不妨告知小可，也好替員外稍為分憂。」盧俊義便附吳用的耳，將夢中光景從看見長人稽康，一直說到一百零八人，在忠義堂下草地裡處決為止。盧俊義又道：「夢中之事，哪裡真有什麼預兆，但是留在心中，總不免有些志志忘忘的，所以特地請軍師來告訴一番。」吳用坐著，默默無言地，（【夾】想聽盧俊義說完。）半晌，忽然哈哈大笑。（【眉】忽然哈哈大笑，活繪一個智多星來。）直笑得盧俊義奇怪起來，問道：「軍師笑什麼？莫非笑盧某瞎說亂道麼？」吳用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小可笑是歡喜，是替員外得意。員外做的夢，千真萬確，是將來的預兆。將來我們一百零八人必定到這一天，是無疑的。替員外歡喜，便是如此。」盧俊義道：「果真到這等地步，還有什麼得意呢？」吳用嗤的一聲道：「員外！你到底是員外，（【夾】吳用稱員外之心，意與燕青不同，於此表出盧俊義之不肯黨賊，亦借口中「到底」二字點明。）你兀自不曾回頭想一想呢？小可要請問員外，我們忠義堂眾位弟兄，比你那賈氏娘子如何？管家李固如何？」（【眉】與上文教導李固溝通賈氏等語遙遙相映，章法完密。）盧俊義搖頭道：「軍師恁地顛倒說法，這些淫濫卑污的禽獸，哪裡還配得提？」吳用道：「照員外這樣說來，是一定抵不上我們忠義堂上眾弟兄了。但是員外平下心來看，假如當日沒有那一齣傷天理蔑人倫的事，（【夾】事是誰申成的？軍師認員外不透，弄巧成拙，就此一語伺候員外是非常忠順的。）員外！你看可比得上比不上呢？」盧俊義連連搖頭道：「什麼話！什麼話！軍師！你盡繞著這些話頭怎地？」吳用道：「員外既如此說法，那麼，就員外安居在大名城裡快快活活地，享豪華的家私，一直無憂無慮高壽百年，考終正寢，也無過孝悌之內，得這幾人的些些眼淚罷了。不是小可誇口，我們山寨裡一百多位英雄豪傑的弟兄，照員外夢中的景況，一個個視死如歸，甘心為員外捨命。員外！為你一人，大家朝死路上走。員外！你離開我們忠義堂，天涯海角，去找找看，找得一兩個人，便是萬千之幸，只怕還不得能夠呢？員外！你能得和英雄豪傑的一百零七個弟兄同生同死，卻不歡喜，難道真的要在家裡考終正寢，受尋常兒女的眼淚才歡喜麼？員外！你太以看重了尋常兒女的眼淚，看輕了英雄豪傑的頸血了。員外！你想看看，山泊上一百零八人，這夢只配員外一個人做，又可見得老天對員外的意思。你再要憂愁發病，不是小可瞎說，你太於員外氣了。」（【眉】如山崩如峽流，氣重，字句下得亦重，所謂軍師議論真是透澈，乃作者啟示學文之方法，不可不知。）吳用一席話，說得盧俊義啞口無言。停一會，掙扎下牀，對吳用深深一揖道：「軍師議論，真是透澈，盧某頓開茅塞，領教多多。」吳用見盧俊義一時醒悟，（【夾】此吳用所謂醒悟也。）也自歡喜，又坐一會，告辭而去。

吳用去後，從宋江起，許多頭領，一一都來問病。（【夾】原先未敢。）燕青又呈明宋江，（【夾】呈字官樣。）暫時宿盧俊義房中幾日，照應湯藥一切。不多時，盧俊義病體復元，上忠義堂幫宋江料理事務。清早，忽見撲天雕李應和神算子蔣敬上堂來報告：「山寨錢糧，現今才夠三月之用，須要早早設法。」原因本來山寨人馬不過七八千人，後來招收了許多兄弟，尤其是關勝、呼延灼兩路人馬，總計一萬以外。其他收降官軍，以及綠林兄弟，大小頭目囉卒，又差不多一萬，（【夾】先舉大數，見降將舊部之多，為後日正地步。）所以漸漸地消耗下來。宋江問：「柴頭領怎麼不來？」李應道：「柴大哥連日抱有微恙，安先生勸他散散心，今日病癒，引數騎下山打獵去了。」（【眉】盧俊義有病敘述精詳，柴進有病從李應口中說出，輕輕過去。或詳或略，變化多方。）吳用道：「錢糧的事，小可有計較在此。」畢竟吳用計較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情為文經，詞為理緯，經正緯成，理定辭暢，是為立文之本源。此回歷敘盧、吳、燕青諸人聲音笑貌，無一不本諸情理。能看重英雄的頸血，才能看輕尋常兒女的眼淚。觀於林、陳謀刺李准，鍾明光謀刺逆寵，都從此語中悟出。湘亭